

泊
鷗
山
房
集

泊鷗山房集卷九

會稽 陶元藻

哀辭

題亡女廷琚遺照哀辭

嗚呼吾於汝之死痛而悔悔而復痛而幾無以自解也夫汝豈可死之年原無宜死之貌矧非必死之病尙多救死之藥而吾偏委諸旣庸且劣不得不死之醫嗚呼死矣安望能生雖然汝將死前一夕有言曰兒死魂魄猶依父母當時時至父母室中也今蓋棺九十有八日矣而徵兆不得諸服食器皿夜不見諸夢豈生而慧死

而不靈耶恐父之悲不自勝而故寂然杳然耶抑怨父之悞於醫盲於藥遂不欲自踐其言耶此吾所以痛而悔悔而復痛而終無以自解也時俗居心涼薄生子則賀之生女則鄙夷之其不鄙夷之者亦漠然視之噫子而不賢何足惜女而賢何能不惜汝生平多淑行其尤著者曰孝曰端曰勤曰慧人不易有其一而汝兼有之夫兼其淑而天以死則反不如不盡淑者之永其年矣然惟不盡淑者之永乎年宜多淑者之夭而死也悲夫汝遺像有三此幅繪之最早在得病之四日余展卷而慟爲辭而招之辭曰

使蒼蒼之無知兮孰予之以秀謂造物有權兮胡不畀之以壽實余命之多蹇兮匪爾德之不厚痛斯疾其倏召兮閱八日而莫救彼秦緩與華佗兮去杳杳而難覲恨庸醫殺人兮偏漏網於司寇豐隆其有赫兮何不亟誅此禍首仰乎天而追悔兮心煩冤而集疚汝甫離襁褓兮繞膝而嬉工刺繡於深閨兮紡績咸宜迨余從燕趙歸兮習文翰而自怡慰衰親之憂懣兮對弈忘疲豈道蘊之是誇兮匪惠昭之必希念旣主器而卜震兮詎占兌而忍少女之風微怒鴟鳴之貢殃兮無長矢以射之

女將病有鴟鳥繞屋而鳴女甚惡之

惡鬼物之能崇兮窺戶庭而行尸

女病中謂余曰十月初旬於刺繡處有女郎雲鬟雅飾窺戶良久呼之不應出視之後不見蓋心疑其爲鬼也

匱崩頽兮碎玉園灰劫兮焚芝嗟老朽之久留兮空齊咨而涕洟草萋萋以當戶鳥變聲而在樹山茶茂而旣

華兮牡丹榮而乍吐

女性愛花病旣革猶曰庭中茶花此時將放吾應及見若牡丹之開

恐不能待矣

芳菲菲以滿階開復落兮誰覩劇燕笋於西園

兮摘湘蓴於南浦

女喜園笋湖蓴將沒之久猶發嘆曰天有遲我數月而死得再食蓴菜一

次則死且不恨

怡吾女之勿嘗兮淚紛紛以如雨女魂兮歸來

骨月摧兮心悲鏡青瑩兮在壁月飄蕭兮映幃書籤顛

倒兮遺繡生灰水東逝兮日西頽展圖畫兮悵徘徊儀

容宛兮我心哀女魂兮歸來

珍兒哀辭

嗟哉我兒不宜至於是也而竟至於是耶生五月祖父抱中堂梁懸羊角鐙二指示其左兒日之卽回顧於右祖父大喜曰吾示以左兒知鐙必有耦乃回顧於右詔余曰此兒長必慧汝其善撫之五歲讀於城東姑母家姑父督之嚴黎明迫就塾夜誦必抵更闌兒每於寢夢中輒喃喃語聆之皆日所課書也病瘥三載力疾攻書無稍閒也七年習五經周禮俱畢十二歲歸衡河余授以史記項羽本紀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越夕背誦不遺一字年十五補弟子員學使芝庭彭公器異之食餼

數載至乙酉少司寇稼軒錢公稱其曾有卷軸拔置成
均又謂人言作賦才浙東西士無出陶生右者辛卯始
邀鄉薦計爲諸生二十載走試省門者九風簷辛苦精
力消磨數之奇已槩可見矣時典試乃毘陵莊方耕先
生復以兒文樸茂大類西漢人傳都下辛丑兒計偕北
上應禮部試已逾三次遂循大挑例入選發往甘肅適
回逆馬明心田五之變守城五十餘晝夜賊平蒙

恩議叙補官日加一級旋奉檄伏羌治賑恤流亡事又
歷攝西和山丹鎮番安化篆凡四邑甘省輻員遼濶每
易一邑相隔輒一二千里車馬之頓資斧之艱較倍他

省乾隆五十二年以縣令借補肅州州同未及二載卒於官嗟夫彼上官不才吾兒曷爲委試無虛茂旣才吾兒又奈何使閒散終也豈非命哉當曾祖月山公歸窆謝墅河干艤數十舟族黨親朋以及與臺臧獲丐者舵師樂戶等不下三千指凡寢食趨走三晝夜無一語喧譁囂叫肅若軍營來魯登曰吾弟知效川能文今始知其能事也嘗與兒上孟家山祖墓去墓右五六丈有取黃土者日月朘削窪然谷形余與兒憂曰此吾家龍脉也不止禍將及奈何兒歸亟糾友得百金買餘山二畝許今其地無毫毛侵犯者已十有一年母病兒方充景

山教習離家三千里病者欷歔傷感望幾窮兒得報卽日出彰義門馳歸視母母且喜且悲越三夕乃逝余別業在西湖葛嶺下每歲往憩十閱月或半載日用匱乏致書於兒兒立應雖窶未嘗違廷璫年少於兄十三歲兒憐其弱常愛護之聞

殿對時形容憔悴且驚恐其不能終試事經營淺餌調護有加赴甘後猶時時致書於弟憫弟勞以不克相助爲憾有友客京師曾貸金三百未償遽病卒兒聞立焚券札或曰卽不取償曷聞其室兒喟然曰吾貧不能養故人妻子方凍餒是虞尙忍以區區者向寡婦孤兒語

哉至於今其家無知者前年族弟華庭從兒處歸言西
陲苦寒八月已非裘莫禦兒於十月終尙無裘被體幾
至不能對客余憐之去年得兒書知顙際生疽與鼻淵
相表裡經數旬瘡口猶未合余更憂之夫兒患鼻淵將
三十載勞不深則病不劇病劇矣使有數緡購淺錢亦
未必遽成不起而七年邊徼雖旅非官卽貧何至乃爾
然則兒之死不死於病死於貧死於貧而實死於仕也
日者推算星平每言兒艱於嗣余恐兒悲不兒語然未
嘗不背兒嘆息也逮四十八歲妾始生一子方就蓐死
明年其婦復生一子婦死之後甫兩載子又死天之棄

吾兒也亦太酷矣荒廡一鐙室家何在填膺遺恨誰與
語言兒垂死時目其能瞑乎以兒之宅心行事非天性
涼薄者可比不宜至於是也而竟至於是也悲夫兒之
亡也去冬邑親朋知之春正家人知之皆慮余老不勝
悲無一爲余言者三月八日猶子廷瓚書從長沙來余
始知其事自傷頹朽日增度遠遊兒此生必不能而方
將伸紙濡毫作永訣丁寧語郵致王庄俾兒告憂歸里
時經紀一切而不圖兒之先我逝者已二百有一日矣
徵長沙札余猶在夢中也兒生余尙虞老將死兒死余
能生乎其生平頗爲鄉黨所許必有能言之詳且盡者

茲僅舉一二端以攄吾痛并以塞兒之痛焉辭曰
維蹇之塗維涸之居維荼其自茹金石鏤泐矧乃膚厥
志勿展中道俎哀哉我兒兮我則不德兒何辜

頌

朱松簷官署祥禽頌

并序

瑞以物兆兆以異傳天下有恆見之物見於不恆見之
時則可異焉見於不恆見之時轉盛於恆見之候則更
可異焉己丑中秋觀察松簷朱公見羣燕於虞山官舍
殆有如螽羽之揖揖詵詵者異而圖繪之是年冬余過
吳門公以圖見示屬爲詠歌其事余惟蛇蟠綬筍古有

嘉徵詎燕萃秋庭今無瑞應因揆諸燕賀之義有合於
頌體爰作祥禽四章題卷末而歸之誌慶也頌曰

有鳥有鳥厥名意而日躔角度於堂是綏其堂維何雕
枕華棖廣廈業業

天章祁祁差池其羽眷言樂斯北去匪早南來豈遲賓
朋闐座凝眸矚奇莫之或招今迺與客同逍遙兮莫之
或麾兮迺與客同追隨兮一鳥衣傴僂絳繚相摩旣栖
梁棟復繞庭柯豈無旁舍勿集於他昔燕來止惠風始
和今燕來止洞庭已波矧茲銜尾其羣孔多伊秋孔多
伊春如之何二漢有三鱣講帳是陳楊家伯起公侯克

膺宋有雙鵲戀於西清如綸如緯來晨聿徵惟茲元鳥
頡頏軒楹景彼前轍曷云罔靈翦翦修尾殷殷麗襟肆
不乳而聚亦不壘而賓載舉載息載語簾櫳譬彼桂樹
繁英滿叢三人謂公言天將錫福公顧而嘻謙以卑牧
曰余黽勉勿遑胡禎之卜繪諸丹青且省且助厥德彌
昭應戩迺穀俾爾祉而繁俾爾昌而續視此祥禽疊稠
百祿四

恭紀

聖駕三幸江浙頌

謹序

自古聖帝哲王緝熙凝命規乾矩坤能以孝治天下者

即能以仁育兆民故問寢之事靡日敢踈省方之轍無
遠弗届仰體蒼昊赫赫明明臨下鑒觀求寧求莫虞書
載其望秩夏諺述其遊豫周詩歌其時邁莫不廵歷神
皋闢除威路陽舒乾健廣運八紘慶賞攸存典綦重矣
欽惟

皇帝陛下基承累洽道炳重光衣紹

祖宗勵精無逸當

御極之十有六年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虔奉

大安初巡吳越教敬教孝察地明天二十二年仍侍

金輿履禹貢揚州之域見而民悅一再無殊以喚以咻
樂樂利利逮二十六年復遇

皇太后七旬萬壽江之南北浙之東西億萬黔黎願瞻
雲就日者尤摯維時大吏陳情

闕下載仰載欣

天子軫念元元謂江淮歲歉其毋灑道清塵先幸五臺
展期壬午獻歲發軔京邑言

巡東南旣循河濟旣撫淮流琴麗六飛爰駐於浙旌門
桂栢映江帶湖海邑塘工彌殷

膚慮夫溟渤之爲物也沆瀣淅漫盪激靡常

國家糜千億金錢建隄防以保障一方旣飭旣鞏於是
海若効靈天吳順職不揚波者百餘年矣

天子宵旰勤勞猶懼典守者或怠於事以致蟻穴潛窺
貽憂穿漏驚濤巨漲强弩難迴迺移翠罕樹虹旌憑涯
渚瞰混茫

宸鏡四囑

睿畫靡遺濱天沼而城窮漠者何其幸歟書曰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振古如斯於今尤盛又嘗聞之大孝之德
厥推虞舜亦越在周三朝寢門然而柴秦岱獵渭濱未
傳其奉握登之輦扶太任之輪也今則拱翼金根周覽

遐邇一遊一豫必侍

慈寧萃南國山川風土爲奉養承歡之具怡愉祗肅盛
典鴻謨洵生平所未有我

皇上方普頒大詔被惠臣民廣錫類之仁沛觀風之澤
洽歡心於萬國懋洪化於百王秉集休靈伊樂厥福矣
涵穹窿充塞衢壤將節舉之則未備將悉敷之則莫窮
殆所謂狀雷霆者難以聲繪乾坤者難爲容也草茅下
土面牆坐簪何能鋪張揚厲彷彿高深於萬一第大化
雍熙輿情暢洽江浙之士靡不效芻蕘聲釜缶作爲歌
謠以自道其踴躍之私臣生長越郡密邇吳山恭聞

聖駕遙臨歡與忭會自忘其愚輒思敬述

盛治藻式觀聽抒芹曝之悃爲揚扞之篇謹擬頌凡九章以獻其詞曰

天眷我后撫綏萬方猗歟孝德垂衣孔彰

金輿六御敬奉以行爰歷徐充爰蹕於揚南山爲壽江海爲觴紛奏韶濩元音鏗鏘黎元萬舞嵩呼道旁

慈寧肅穆悅豫且康猗歟孝德尊養鴻龐載歌錫類咸

慶無疆

章一

維春載陽省耕南土秧馬紛騰胼胝交勞

帝戒勿驚徐行鹵簿華蓋承辰雲閑日煦農笑而歌其

聲和籥農舞而蹈既懌且恭農跂而竚肫因懇重寧我
室家播厥百穀于耦來耘僉曰荷如天之福

二章

崑崙靈脈注於東隅大江之北馮夷所都上廛

帝念雖莫猶虞廼率廼濟廼導廼渠廼鞏焚石以乂厥
圻匪惟厥居利兼輓輸景彼陶唐仲春刻玉惟我

聖明三臨黃屋五老降祥榮光四燭堂哉皇哉續禹之
服高寶勿溢長淮聿安虹隄屹立河清萬年

三章

和鸞鏘鏘龍旂央央至於海邦海邦維何豐功在塘是
版是築億兆寧止龔赭夾流波恬終始

皇帝曰咨予其躬履戒爾臣工保釐靡已我田我廩我

后周祝瑞旭祥飈

聖容有喜陽侯戢驕

天錫繁祉

四章

任土作貢九圍是式

帝謂東南予懷民力厥土塗泥水易爾蝕旱潦靡常或
戕黍稷三省五載積逋可惻大沛

恩膏蠲其千億湛露沾濡仁風羽翼欽哉欽哉亶懋盛

德

五章

帝澤無垠用胥悅乎神人敬告

烈祖肅將明禋及古陵寢豐潔茅芹皇華四牡駢駢使

臣嶽靈拜寵川祇飲醇修舉廢陞勉無逡巡羊腸雁齒
補苴維均平平蕩蕩王道遵循六章

恩海浩浩春臺熙熙同姓異姓外疆內畿股肱心膂干
城虎貌龍光分賁第祿攸宜孰學而勤辟雍有恤孰耄
而老粟帛有差乾坤參兩覆載無私七章

顯惟

皇祖屢幸東南今我

哲后眷顧已三敬繩

祖武其樂湛湛懿懌駿惠地負海涵以樂爲御以德爲
車兩師風伯灑掃文衢民康物阜勝再逾初山川雲物

增輝有餘

萬壽載慶有來欣欣五年一狩鸞鈴疊聞曰惟

天子克孝曰惟

天子克勤

入章

日升月恆乾行不息願

聖母壽與天無極與我

君王時巡南國清問下民夫耕婦織麟鳳滿郊星雲朗

賦蕩蕩難名大哉

堯德如春養物斯溫歲來蕃釐丕運於昭九垓

九章

贊

達摩祖師像贊

是初祖耶心誰能印非初祖耶跡誰能認卽蘆卽舟匪
接匪引功德水寬吉祥風順面壁九年渡海一瞬顯彼
神通證厥精進縑素流傳神清骨峻供養煙雲人天敬
信

汪秀峯印譜贊

并序

秀峯汪君有印譜一冊人傳其美熟余耳久矣疆圉赤
奮若之歲序屆清和余寓吳門俛其友邇求印君請題
於余曰願乞數言藉高聲價展覽之下如日星呈麗爛
爛照耀人心目又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有才有識高

雅神奇去世俗矜能者遠甚非專且久烏能若斯之工也贊曰

名山偉觀藝林清趣闡異抉奇天粟重兩或巧而新或拙而古碣獵岐陽碑尋岫嶺斯耶邈耶傳此法乳蟲鳥龜龍欲遊且舞精思內含勁氣旁吐如圭如璧計寸計分紐別左右盤螭鬱雲猩紅染翰其色綢繆鍊鏹軒銅切雕卞玉束馬懸車雲根遠斲斑駁陸離就雅避俗清言莊語咀華含英可以節性可以怡情丙丁甲乙厥擇何精昔者君復見梅而愛昔者襄陽見石而拜秀峯所耽懸鉞垂薤克一厚之其譜獨隘富有日新惟茲爲最

貫串六書牢籠百態羅列縱橫鼎彝相對好煨啗茹其
癖可再海水時竭斯文常在

慕川公暨配何孺人像贊

并序

先伯考慕川公諱書字漆傳慕川其號伯祖考嶺山府
君次子也伯妣何太孺人爲蕭山庠生何秋圃先生女
及笄歸公伉儷雍洽稱嘉耦焉雍正元年公循例授海
豐場鹽大使以廉能著鞅掌盡瘁二年卒於官有孤曰
德澄後補弟子員更名渭熊字雲屏者是也時年僅十
有四齡負郭無畝門東且啼太孺人以十指勤樁柱牢
落撫遺孤成立俾有室家備歷荼苦凡十有五年卒於

衡河之舊第又四十年雲屏兄捧遺像泣於藁而言曰
嗟乎吾父母履芳蹈潔未著幽潛顧自媿涼德不堪不
能樹石墓門侔高狀明揚托先人懿範念茲儀容惟肖
靈爽實憑瞻仰有年享祀罔替惟子文詞質直協於古
有則幸得一言庶幾慰厚望於在天且塞余恫藻曰唯
爰溯其劬躬沈慮內外政修勿墜前緒以綿子若孫者
謹述崖畧用昭丹青其詞曰

惟我伯祖仁不永年有三其嗣厥仲尤賢髫髻敏特長
而益騫才根於學有源有淵膺膺津門海豐其跗斥鹵
渟涵熬波入賦悍販肆私衝突衢路羊狼狼貪不可鋤

捕我公蒞之寬猛有度斗杓載更千倉雪迤上官曰於
能無與儔懋爾嘉績允升大猷天降西暨鉞斲莫投民
眇於憲商號於舟不有君子其何以休巫招魂邈山哀
浦愁桐棺七尺言歸古邱厥配撫棺發泪如瀉吏廉可
名家寢曷詫煦摩貌孤孀母是藉秋蟀春鷄女紅敢暇
膠膠寒鷄四徹第舍誰知有幾梭擲未罷於澣於漚於
城之下人謂厥子無庭可趨今遊於泮盤楹匪誣人謂
厥子一綫是虞今有三孫貽謀豈迂善慶畚積雲初迺
蘇羽張鱗奮詎止於枯鬚眉者公委佩穆穆壺範溫恭
并珈象服宛矣昔年如賓對肅髣兮髣兮降臨其或瞻

拜以時孝感踰跼揭虔妥靈永思芳躅有威有儀錫爾
祉福

王星航像贊

余與星航孝廉論文五十餘年孝廉少余一歲天靳老
友遽歸道山嗣君輩捧其遺像句題幽明相隔翦紙難
招言念故人感悼何極贊曰

瑯琊閭閻昊穹錫祥英多磊落被大侔姜文武伯仲白
眉稱良含咀六籍摘詞有芒克紹遺緒胚胎前光迺超
羣季廼舉於鄉談經皋比生徒聚聽萎枯以膏育聾以
醒祁祁英才填門塞徑西蜀扶風後先競勝負郭無畎

劬躬視耕米鹽瑣屑井然兼營表規裏矩皤皤老成德
乎齒乎尊孰與京穎青不挂士林典型修文九幽令望
彌峭誰歟寫真傳此道貌未出衡茅終期廊廟佩玉冠
長漢官儀肖炳煥神采勿厲而溫髣髴鸞嘯載聞蘇門
優龍劣豹仰瞻晨昏百年俎豆丹青永存於戲靈爽佑
爾後昆

明經少愚金君像贊

金少愚明經與寒門世有中表之誼其尊公信齋先生
在余內外兄弟中最賢相交亦甚善明經年十二而孤
勤學慎修克自樹立可謂難矣每遇良畫師輒喜圖其

貌宅余題句者已有四大都皆不衫不履臨水登山各
具瀟灑出塵之致惟此圖冠裳佩玉喧赫威儀譬之釋
迦牟尼平日化身千百億及其上蓮臺居首座則莊嚴
法相頓使龍天八部咸肅觀瞻今年爲明經六旬初度
余惟祝嘏之道與集美之義若微有合焉遂從其請而
復系以辭

文壇碩彥轡虎矜雄騰蹕膠序載翱於雍溫溫其貌介
介其表穿穴詩禮克揚儒風仁爲心宅擇里從同衡門
兩版在城之東求助江山一辭故土霄漢行人秦雲接
武驅馬轂函二陵風雨赤甲白鹽黏天尺五遙溯詞源

尋踪白雨黯淡驚湍沸鑄搗鼓餐荔三山天炎月午仲
也擢穎伯兮韜光孝友兄弟家修用昌有政奚政聖言
洋洋奉先在廟聿烝且嘗聯族於譜勿紊勿忘僉嘉懋
績薰德而良循環甲子鬢毛未霜惟人衍慶惟天降康
蒲輪入谷族徵老蒼矧多鳳羽榮褭孔長

金少愚羨魚行樂圖贊

并序

世之富貴利達者於登山臨水之事格格不相入故終
歲或數歲足跡不一至至亦勿知其美也而華門窮巷
之儒獨能專意冥搜深領此中旨趣然或床頭錢盡又
勿克著雙屐駕扁舟時與禽魚相遇遂託諸畫工點染

雲煙置身邱壑懸一室以當臥遊故凡寫照於岡巒汀
渚閒不履不衫落落自異有其心不必有其事大都皆
不得志於時而復善於自遣者之所爲也少愚績學能
文行年五十尙以一諸生偃蹇牖下其以羨魚名圖也
詎無有感於此然蘇學士入直玉堂曹舍人預中書政
事皆年餘半百平津侯舉賢良齒尤邁安知非天之欲
老其材而後榮其遇也在水一方何足爲伊人慮哉往
年少愚曾爲饁餉圖句余題之旬日前復爲求已圖余
又題之今併此而三矣風景並佳厥貌巖眉俱偃肖竊
謂芸夫之於畝自食其力而臨淵興羨者其結網之意

已隱然在不言中然則耕歟釣歟要不離乎求已者近是

贊曰是濠梁耶則漆園吏之所都是吳淞耶則天隨子之所娛堂堂而立策策而趨縮項巨口爲鯽爲鱸言泛爾宅爰及於妻孥所異石閒坐坐變形不殊似羨羨魚者偕樂神蘊蘊兩髯圖作一髯圖使人目眩心模糊頭戴笠子脚不襪髯乎髯乎其然乎

蔡正亭觀稼圖贊

并序

古來寫生者輒言頰上毫眉後紋惟妙惟肖固不當以幻影忽之若夫圖之命名則隨人意興所到情性所耽

範水橫山經營布置大都皆莊生寓言也先生抱道自
晦迹跡邱園幾不識車鐸鞭絲爲何物嗣君兼曾硯齋
天下士也硯齋出宰晉中迎養不就殆謂深居官闕反
不如過竹籬茆舍閒散帶盤桓心目轉饒閒遠兼會留
膝下尺武勿離尤足慰其耄夕圖中侍立於旁者是也
先生雖處晏嬰近市之宅而流覽農書偏諳稼穡矧洛
陽二頃由來舊矣當萬寶告成之候黃雲彌野亞旅腰
鎌縱目一觀此樂何極享林泉之清福稱人世之達尊
則一幅須糜豈與尋常田舍翁等哉余家無一壠之植
以供饘粥嘗賦九日詩云無田負郭倉箱少不怕催租

吏打門惜無有能畫其意者及讀家令穫下澠田之句
未嘗不慕與感俱倘天假余年積賣文錢於七十二源
煙水之畔買薄田數畝旣同我稼策杖寒塍命顧陸家
彷彿茲圖聿追高躅或亦能樂先生之樂而第不知克
副所願否也

贊曰猗歟幽人良疇是顧誰鑒曠懷寫此縑素每每原
田旣築場圃刈之穫之聯肘接跗杭紅稻香狼戾曷數
笑謂農夫偕爾含哺願田稼多豐年其屢

引

募建藥王廟引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養病此神農氏之說也良藥
著於家語及呂氏春秋大藥載杜拾遺集錢考功又有
小藥之句若夫奇藥靈藥妙藥散見於醫林道藏諸書
者難悉數藥之義大矣哉昔之時王烈嵇康劉晨阮肇
能採藥雷公善製藥劉安葛洪唐公昉之徒皆工於鍊
藥而嘗藥實從神農始神農之稱爲藥王也係乎此或
曰神農帝也不宜稱王蓋以君臨天下言則帝爲尊故
曰炎帝以才能技藝軼倫絕羣言則王爲極故曰藥王
或又曰月中有八樹其一曰藥王得食其藥者爲玉仙
玉仙之身洞徹如水精琉璃余聞神農氏亦然其嘗藥

時能內見五蘊因知某藥入某臟某腑某病宜其藥藥之於是天下後世誠服之下畏敬並生藥王之稱固不當與樹等蕭邑祀典自城隍土穀外凡禦火捍波伏魔招寶以及統閻羅掌生死籍者廟畢具藥王廟獨闕焉無聞是猶農夫歲播五穀飽父母妻子終其身而不知后稷爲何許人也忘本孰甚焉陸子準齋精岐黃術感王濟世思思創建數楹奉祀而酬答之顧獨力不能舉願爲先導合眾力以結勝因竊謂秦緩華陀雖莫傳其技若邑之習仲景叔和東垣之學者不下數百輩市肆閒如宋清居藥韓康張楷賣藥者又不下數百輩其孰

能外神農本草經自雄一日然則享其名皆王所錫之
名擅其利皆王所貽之利報功崇德知有同心集腋成
裘易於反掌將見梁榱輪奐旒冕飛揚俾二十四鄉中
鮮沈疴而多壽考者咸昭王佑則此日之解囊相助不
較勝施捨浮屠作空王無益之奉歟是乃準齋惓惓募
建之志也夫

跋

楊忠愍公集跋

古來忠節之士一腔熱血固屬性成而其愛惜身後之
名亦較處常者爲尤甚忠愍臨刑前一日獄中手書遺

其家人囑求某作傳某作行狀某作墓誌及赴西市途中猶口吟風吹柳鎖滿城香之句嗚呼立名之志何其摯歟余於甲子歲過公故里見公家藏遺札并劾嚴疏稿疏計改易凡一百數十字有卽於字上蓋以墨筆者有點竄旁註者細玩之似三易其稿而成作者用心良苦矣遺訓楷書大徑寸疏稿則小行書皆用烏絲界紙其後人奉爲世寶褻潰二軸後以兄弟分產各欲得此物爭且訟遂入於官或曰至今尙貯於庫或曰已爲容城令某持歸宦囊矣

寶祐題名錄跋

林用郊由福州至嶺表篋中攜宋刻書一本出示余曰
此吾家數傳舊物余視之乃寶祐四年進士題名錄也
夫世之寶愛宋板書爭相購者大都褻然成集卽少至
一二卷亦必有關學問資人聞見之書若題名錄當時
傳觀備攷核逾年卽棄置無所用矧後世哉雖鐫刻精
工稱善本奚貴焉然惟不爲人愛惜於焚如棄如之餘
歷六七百年猶完善無闕則較之褻然成集有關學問
之書爲世所爭寶者更少而可珍也抑猶有說焉當宋
之亡也張郢州率眾拒元兵海上數十合後千艘盡破
祇餘十六舟猶鏖戰不已遂及於難陸君實負少帝竄

溫州崖山失守並沈海中文履善被執囚於燕京四年
不屈死柴市此三人者皆同榜進士其名俱著於錄中
一展卷閒覺忠義之氣猶凜凜熊熊浮於紙上則是科
題名錄豈眾科題名錄可同日語哉乾隆己卯四月朔
日陶元藻書於羊城之鹽鹺官舍

蔡君謨石刻萬安橋碑記跋

君謨萬安記刻二大石峙於其祠相傳前朝倭寇犯泉
州見其石愛之以巨艦載之去至海口風浪大作舟師
恐沈其一焉邑人求二石不可得悵惜有年後有漁人
泛海上夜見火光騰起泗水捫得之遂以計出諸岸乃

第二石也好事者重伐石如尺寸摹刻前篇以補其失是說也余頗疑之暇日偶臨數過覺前半字畫不甚完好少精采余每咎搨工不善及親履萬安摩挲茲石其質甚粗鑄手復拙非宋刻原碑可知則前說似非無據者第此橋屬晉江惠安之界胡兩邑志中俱不載此重公案何喬遠閩書所載頗多軼事又未嘗及之豈傳聞者固難信歟竊謂君謨是書雖非生平愜意之筆顧建造功程甚鉅能以百餘字該其顛末不支不漏亦宇宙至文也昔歐陽永叔瀧岡阡表爲龍神索觀君謨此碑罹此劫也得毋類是

高且圍指畫鍾馗冊幀跋

且圍指頭畫鍾馗十二幅計鬼四十有三猙獰醜惡厥狀無一同者馗形十二耳目口鼻則無一不同其馭鬼之法有提於手者有踐於足者有銜於口者有搯於劒首縛於樹閒者余於畫家常見之雖工勿異也其第六幅有高塚在荒烟蔓草中淡月朦朧四野寥寂馗瞑目閉口獨坐於塚前卽草爲茵而盤旋其足其意似澄心靜聽俟塚中鬼出將張目大叱而擒之者設想固奇墨痕亦迷離恍惚此之謂化工

泊鵑山房集卷十

會稽 陶元藻 鳧亭

辨

王右軍十三字墨蹟辨

往年在邗江有賈持二物求售於余其一爲端溪石硯
索價金三百其一爲王右軍墨蹟手卷價必千金硯方
廣約三尺許厚七寸邊皆內捲如蓮葉狀其面悉青花
蕉白細潤無比此乃故老家數傳之物材質甚鉅固世
所不易得而右軍書則獨奇所書計一十三字行楷參
半周圍不過四寸紙如濁泥色字亦模糊難辨且有殘

闕句讀不可分自唐及前明題跋甚衆其最著者則褚河南顏平原趙文敏唐六如文衡山董香光吾於趙王孫以下諸書皆能窺其微妙若顏褚二公書真與贋猶惑焉矧右軍哉米元章云絹素百年而神離紙千年而神去今形且未備何有於神夫顏褚去右軍未遠或精采不盡亡賞鑑宜矣若文董諸人於形神已失之餘尙嘆美無窮如手舞而足蹈者則非余不工書者所能喻矣此二物傳觀數月硯爲齟齬所得右軍書終莫之售莫之售者莫能辨也賈復懷之而去

滁陽陶氏始祖辨

譜以滁名則世宜滁始滁之祖始於敬公不始於來佳
公舊譜所傳皆誤也相傳來佳少逸俱葬磨笄山磨笄
山者鎮江丹徒縣之城南山也至敬公之配晏太君始
葬於滁之宋家庄左界古極澗右際龍蟠澗前至羊母
山山迴水抱而堪輿家謂陶氏之開基衍緒皆於此卜
之卽在滁之苗裔無論婦人穉子亦莫不曰始祖墓晏
太君記曰生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成室之頌卽
卜居之謂也故漢高過豐沛有魂魄猶戀之語而東平
草樹則終古西靡鎮之去滁不及千里耳來佳公而旣
遷滁矣何難歸葬有不望瑯琊爲故土指豐樂爲首邱

者忍使一片磨笄長埋旅櫬哉而或者又以敬公之亦
葬磨笄爲之解然則來住公之配少逸公之配曷爲不
若晏太君之葬宋家庄夫萬五公未嘗家鎮江而爲鎮
始祖則非以其家而始之以其葬而始之也明甚若然
族人旣始晏太君矣是不得不始敬公始祖定而昭穆
定昭穆定而孫曾以下百世之次無不定

滁陽陶氏先代名爵舛訛辨

滁陽百戶之職始於來住公而少逸公襲之然其名與
官皆不見鎮譜而宗王公之修滁譜則謂來住卽鑄少
逸卽弼成其信然歟攷鑄公於元大德八年爲丹徒簿

終父喪不復起率死紅巾之難未嘗從洪武軍亦無隨
李總管攻取諸州之事而弼成公并不仕與襲職之說
不相符論者乃取磨笄之葬以爲徵抑思鑄與弼成葬
磨笄使非鑄與弼成而卽不能葬磨笄乎鎮譜云弼成
娶沈氏諱妙禮無子滁譜謂敬公乃弼成之子以其時
從征在外故譜遺之此亦曲爲迴護之辭不可信抑聞
之萬五公娶張氏諱慧安有子二一曰鑄一則名缺無
可攷豈來住公者乃其苗裔耶夫來住二世之與鑄父
子名不同爵不同子之有與無又不同然則來住少逸
固別有二人而非鑄與弼成也明甚或曰然則來住何

時人按鑄棄官於亂世之時來住從軍於鼎革之日先後不甚相懸其爲元季明初人而不離乎萬五公之子若孫者近是來住二字有方來之義後之好事者遂泥其見以爲始遷之祖而旣葬磨笄卽非滁籍前篇已詳論之矣

龍頭巖古塚辨

莆田林氏族譜紀載甚詳密惟始祖名諱下註葬龍頭巖一節余竊疑之巖在莆田惠安兩邑之界山勢崢嶸石骨林立有古墓一穴穴前樹碑大書全閩林氏始祖之墓攷張襄惠公手定惠安志龍頭巖祇有曹將軍墓

無林氏始祖墓第不著曹爲某朝人亦不詳其官爵里地余嘗徘徊巖下以形家術證之龍穴砂水無不盡善林氏子孫億萬餘指簪組相望不絕爲八閩巨族於地相符而曹將軍無碑碣可求其後裔亦無從訪而得之何式微至此嘻可怪也已然惠與莆接壤襄惠籍當時林氏已多聞人襄惠豈無往來朋舊何難易而書之蓋其稱曹將軍者必有所本矧襄惠爲人又正直剛方其中必有斷然不可遷就者在乾隆丁亥惠令楊衛圃延余重纂其志林氏請余更定余仍歸其墓於曹將軍而林氏始祖之說附載其下亦史有闕文之意云爾

博望侯乘槎入天漢辨

世俗相傳黃河通天漢博望侯張騫乘槎而上得支機石而歸余嘗謂其說荒誕不經不可信按孟堅作張騫傳其贊云禹本紀言河源出自崑崙騫奉使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論九州山川尙書近之其意以書有導河積石語積石卽河源也夫崑崙且遼遠無稽況天漢哉茂先博物志言海通天河則與言黃河者異矣海上有居民浮槎來往其往時必裹一年糧而去則與稱張騫者又異矣奉使乘槎之說不知倡自何人俾詞翰家千載相沿牢不可破何其謬也夫物之流行於水面者

皆謂之浮然則一物可浮一物之中卽眾物咸備亦何碍於浮哉余竊笑夫畫家作浮槎圖者之闕於情而畔於理也以一人兀坐枯根而上無所覆旁無所蔽風霜雨雪抵禦何從旣少行廚炊爨又乏囊橐以裹餽糧則受凍之餘餒復相繼其何以堪且黃河境高水若建瓴而下雖曳纜揚帆逆溯猶形竭蹶今無一操舟之具而欲窮其所出誰其信之茂先云其人立飛閣於槎上則非一無依傍也明矣攷唐麟德殿所置仙槎長五十餘尺使加以簷楹戶牖列以飯釜茶爐阿對焚香獠奴捧硯莫不寬然有餘又何至踽踽然形單影隻如失羣孤

雁獨往長天也哉人事變於下則天象變於上君平謂
某年月日有客犯斗牛宮此與東漢嚴光加足帝腹太
史奏客星犯帝座正相類理固有之不足怪若夫機必
石支支卽此石此則君平獨得之秘非仰觀天文者所
能喻矣臨浦孫裴墅能文士也昨以浮槎小影乞余題
句豈有惑於流俗之見歟余故詳言之以醒世之圖畫
而詠歌者

論

漢高帝論

古來人主慈惠之與英明各殊其用而天性之薄者不

可以稱賢君蓋言爲心聲能無悖於言而後能無悖於政能恩篤於父子家人而後能恩及於羣臣百姓吾讀史至分我杯羹之語而竊嘆漢高帝之不仁也昔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賓媚人對以匹敵晉君之母而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諸侯也晉人不復置喙君子以不辱命稱之項羽將烹太公漢高乃曰而翁卽若翁願分我一杯羹夫而翁若翁之語與寡君之母卽晉君之母意相同曷不全襲其詞亦舉孝與不孝之大義昌言告楚使而曰分我杯羹耶或曰羽剛愎鹵莽不可以情理喻若然則太公烹矣何以復歸於漢或又曰爲天下者

不顧家蓋指妻子而言也父母亦可不顧乎幸而羽猶有仁心使無仁心竟烹太公律以春秋之義則太公實因漢高一言之激而殞其身較許止不嘗藥罪尤甚卽能斬仇頭以報父葬以衿衣祭以玉食而清夜捫心難從誰始有何面目以爲天下臣民之主哉古聖王之於臣也一則曰耳目股肱再則曰鹽梅舟楫其尊禮居何等漢高論功時忽矧爲功狗之說是愛而弗敬獸畜之也與仁人藹如之言異矣且旣以功人重蕭何宜無疑於何矣胡爲敕五百人爲蕭何衛出征黥布又數使使問丞相何爲區區請蒞事卽擊請廷尉當時微王衛尉

之諫肅何幾幾獄中矣嗟夫人猶如此矧彼狗乎宜韓
彭穉布誅戮無遺明哲張良挂冠長逝然其刻薄性成
已早露其機於杯羹片語之閒而人弗之覺也司馬子
長稱高祖仁而愛人嗟乎其果仁而愛人哉

徐福論

從來方士無不詭而徐福爲尤求仙之主無不愚而秦
皇特甚史言徐福以童男舁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嗟
乎福之意豈在蓬萊哉當其入謁秦皇之後度高爵厚
祿勢不能捷取於立談因思海中諸島嶼或延袤千里
或周廣數百里能據一方爲蠻夷大長亦足自雄欲隨

丁壯恐生人主之疑且無婦女與偕則無由誕育以衍
椒聊之盛故託言求仙必誠必潔當選元陽未泄天癸
未至之人相從始可與神遇而秦皇信之又悲天子疑
其誕妄下詔召還因言將近蓬萊爲風所解不能至但
望見之又言爲大鯨魚所苦必得善射者俱以堅其使
而秦皇又信之夫秦皇之力能制六國之強而心不能
破三山之惑權足以滅儒生之跡而威不足以除方士
之奸甚矣其愚也蓋天下事失其機卽窒如面牆不能
移寸步得其機則如鴻毛遇順風無往不可福始以蓬
萊爲進獻之端繼以蓬萊爲遠颺之計而終以蓬萊爲

大欲之求與句踐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後先一轍苟不能以沼吳者沼秦耳後世海外諸番夷多至百數十國未必無福之遺種也而蓬萊之誕見矣漢之文成五利能不以富貴榮寵撓其心如福之飄然浩渺閒亦何至受漢武之誅哉其不能師福者非無福才無福識耳吾故曰徐福之詭方士之尤也

惠安形勢論

自大帽山南馳爲雲峯東平臥龍諸山至螺山而縣治負焉東爲東嶽山其西少北爲蓮華山蓮華之南爲登科山又南復東折里許爲樓山卽畱山也樓山之外曰

文筆山復東而北爲靈瑞山逶迤十餘里至峯崎山當縣治東北凡諸山自西北而東南復東而北至海乃窮其水之近者自蓮華山下循螺山西址經縣治前至樓山之陰鑄以石亭出石亭東流以入於民田而全邑之水爲溪爲港分合殊致莫不發源於西北會歸於東南此邑之大概也夫縣境爲省郡必經之處則有事固爲四國必爭之區但塗嶺雖非九折羊腸終與康莊有異而外之白水鋪可屯也若更伏甲於東坑則鎖鑰北門不旣嚴且密乎洛陽橫截於境南宛似長江之天塹從萬安橋堅兵以禦之是卽一夫當關之形也而虎窟之

開復爲世守雖有陳山壩亦無由取道而來矣况西北有雙髻東北有觀音疊嶂層巒自成險阻皆爲我疆之藩衛而塞仙晉之咽喉者哉若夫東南一帶盡屬海洋汗漫雲濤極雄奇肆譎之狀而其閒峯峒諸山亦互相犄角黃峭四面俱多礁石生寇不敢逕投小岬前後盡屬彎環賊舟難於登岸而大岬峙於沙磧爲東南之內屏獺窟蹲於海濱爲東南之外蔽則九澳非無可據之形惟在善爲防禦斯六城之堅壁崇墉益以壯其勢耳至於崇武正與臺灣相對揚帆直達千里須臾洋米之接較他縣爲尤易此其可乘之勢又在戰守之外者矣

故以全省觀之則邑實界兩郡之間以全郡觀之則邑
尙居上游之地陸通閩廣水達諸番山海崇深輪蹄絡
繹雖百里方隅殆擅泱泱大國之勝云

攷

金華四先生理學源流攷

四先生者何文定基王文憲栢金文安履祥而許文懿
謙也基父栢慧爲臨川令基隨侍因得受學於勉齋黃
幹幹告以聖賢之學必眞實心地刻苦工夫方可基乃
悚然自勵率爲東南大儒嘗以聞於幹者告諸從學曰
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力行死而後已然則在金王

許先生之先而親接勉齋之脈以爲金華理學之宗者
莫如何基栢與基同邑以基從黃幹得朱熹之學因拜
於門得通立志居敬之旨鄉人事栢一如其事基者凜
凜然多執子弟禮當時高弟則惟履祥少好學有經世
志十九慕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栢時舉何基立志居
敬之說以諭履祥履祥悅甚又請從栢登北山基之門
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
養充拓時往來於二先生之門而二先生之薪傳於焉
不墜履祥死謙學大振然謙亦履祥弟子多所自得其
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晚年

尤以涵養本原爲事夫涵養之說卽履祥得之於栢者而基居敬之論亦可一以貫之矣譬之一家基爲祖栢爲禰履祥爲孫事禰兼事祖而謙則其重孫以綿數世之緒者婺州理學源流其可攷有如此

陶氏歷祖遷徙源流攷

自陶唐氏之後虞思爲周陶正以官爲氏而陶氏乃興至漢愍侯公諱舍已居於豫章晉士行官爲八州都督淵明公棄彭澤令爲處士豐功高節輝映後先而陶氏之爲望族遂甲於天下元末兵亂有五子離析奔竄或投會稽或入福建或走鎮江皆各思樹立肇丕基以振

厥家風閩譜未之見其族相傳在延建之閒至會稽者則爲宗陽公精於地理出紹興五雲門外約四十里許見山水明秀欣然樂之因卜居焉在前明時開府建牙之貴凡十數輩而登科甲以至於藩臬監司郎官守令者自明以迄我

朝已百數十人至今猶相續不絕云而萬五公則寄跡於鎮江元至元時官至光祿卿天性剛毅不輕言笑上以陶鐵面呼之自是中外皆稱爲鐵面大夫以老乞骸骨歸子鑄爲丹徒簿就祿養者久之一日謂子曰京口江山秀麗地靈人傑南北之都會吾將僑寓焉未幾以

疾終其子奉治命卜葬於城南之磨笄山鑄公於大德八年簿丹徙治父喪居城中菜市橋預知元祚將衰不復起後值紅巾賊寇濶城公倡義率眾以捍鄉井死之人目爲義士而子孫則皆稱爲判簿公判簿公有子二長曰弼成字雪庵次曰宏道字日月樓月樓公葬父後避兵於朱方鎮迨明太祖定鼎歸籍丹徙適縣缺令父老謂公能且以公耆宿有老成望交薦於大吏大吏曰可攝縣篆不數月而訟清政理人以白衣縣尹呼之維時有來住公爲鑄公儕輩從征有功授百戶生子少逸少逸生敬而敬因爲滁州本所官遂居滁爲滁州始祖

焉嘗攷永樂時有客陶勉一過潤城謂族祖鵠公曰吾
乃南昌宦族與君家同爲潯陽後爾祖因仕不返譜系
猶班班可徵自後陶氏子弟從南昌來嘗問訊不置宏
治間有學諭張君爲陶宗姻黨從彭澤歸又曰吾考陶
氏譜滁族實出潯陽與靖節先生同爲太守之派蓋太
守乃桓公次子封長沙太守者是也然則滁之本於豫
章確有據而會稽之派卽可溯長沙以相印第浙之台
州陶氏與會稽陶氏同爲宗陽公之後而在嘉興之王
江涇者傳疑傳信百有餘年滁之陶氏與鎮江同爲萬
五公之後而在江寧之上元蘇州之江陰者又未知其

同爲一脈否也夫漢以前勿具論卽自晉以來經數十
朝高谷深陵之變而陶氏之瓜瓞猶繁簪纓勿替傳經
子弟更復車載斗量其由都督公之後澤廣被以故食
報無窮歟抑太守公之積德累仁佑啓我後昆歟嗚呼
盛矣吾聞之江原於岷山淮原於桐栢漢原於嶓冢河
原於積石崑崙雖其分析之餘千條萬派莫不權輿於
一則吾族昭穆之遠近世次之後先支數之多寡固自
有井然不紊者當合兩江三浙之譜而並訂之

滁陽陶氏襲官始末攷

自古國家旌錫勲庸莫重於襲職而汧馬從戎與興王

業者天子尤念之當元末時明太祖崛起草澤揮斥天
戈吾宗之來住公隨李總管克取丹陽金壇呂城陳保
兒寨又攻取張寇海船直抵橫舟五斗口崖祝家寨江
陰石碑等處乃還丁酉正月攻常州宜興八月攻馬駝
沙戍戊二月攻取朱州進征通州甲辰十月攻取泰州
興化乙巳攻取高郵丙午攻取蘇州數年之中經數十
戰來住公無不從從無不克諸郡平遂封百戶之職洪
武六年以老乞休少逸公繼之十七年少逸公病革敬
公於二十七年陞本所黃興下鎮撫三十五年五月劉
指揮來滁時同城張指揮等率軍民全城歸順遂奉忠

字四百六十六號御寶勘合陞百戶職永樂元年選充
虎賁士官在所管事宜德三年敬公春秋高告憊傳於
福公福公傳輔公輔公傳剛公剛公傳愷公愷公傳璋
公璋公而後又數傳至堯典公明之國祚盡而吾宗之
襲亦遂終嘗讀當年制誥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
資成武以安羣黎未嘗專修文而不演武朕特倣古制
設武職以衛治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眾智以
察微防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
而身家永昌矣敬之勿怠夫明太祖起兵淮甸定鼎金
陵一時之攀龍鱗附鳳翼如開平魏國諸人大則爲王

次亦爲公侯非不位極人臣照耀海內然不數傳後賜第荒涼鞠爲茂草金張華胄不及細民甚者及身誅戮而我祖之聲帶獨能與國運相終始乃知爵不必崇能久者貴寵不必異善保者榮而要非其忠仁與智真有如制誥所云又曷克臻此按明制百戶官正六品稱爲昭信校尉每歲俸若干爲百夫長云

題辭

百松圖題辭

去臘余七十初度兒子廷珍賦五言二百韻題屏十二幅由鎮番邑署致余爲壽明年夏五兒年五十矣余思

用其韻作詩以答之顧老嬾不能爲長句時有老雪一
堆明晃紙牖爰爇爐炙硯拂拭徑丈紙繪徂徠松百株
近松盤結倣營邱瘦挺倣洪谷子遠松蕭散欹斜倣黃
鶴山樵高下依山山倣大癡與松相掩映者有飛泉石
梁古寺悉倣梅花道人工拙勿問也七日而就適有驛
使南來寄兒官舍喜其成立望其延年繼綬遙情惟松
是視憶兒初育時啼聲猶在耳彈指間余齒就衰兒亦
年臻半百流光如駛能無感懷然以七十一齡之叟猶
能爲五十之兒一呵凍墨點染雲煙未可謂非天倫樂
事也丙午嘉平月上浣鳧亭老人題

復祖軒題辭

此室舊宇方壺海昌查聲山太史所題字逸而旁先大父懸車歸里嘗於室中與二三老友啜茗清談客退卽手持一編觀覽無已蓋晨夕不離其處者十有六載乾隆辛丑山張掖被議沒於官余甚惜焉因以貲贖而歸之所懸舊額已不復存遂更其名曰復祖夫世之甲第朱門誰非傳舍第不謂締造甫及六十年卽生離合乘除之感自今以往願我子孫知守先人敝廬爲不易而謹身寡過兢兢業業以無忘堂構之貽則甚幸云

軒孫邨居小照題辭

余登臨山水軒孫輒從每遇佳邱壑如畫者卽與論畫似詩者復與談詩遊無倦誨亦無倦幾忘年之已耄也今年春過山陰道偶因所見得懸崖石壓波光上茆舍門開竹影中之句軒欣然喜曰吾今乃始知詩中之果有畫也請畫於余余笑曰余雖嗜畫不工於畫是畫中無詩也其能詩中有畫乎以無詩之畫畫無畫之詩不如不畫矣軒默然而退越數月乃命景昭王君取余詩作郵居小照復請題於余噫嘻王君畫其畫歟抑畫余詩歟畫余詩而不類余詩余固知詩中之無畫也畫其畫而反肖余詩或轉疑余詩之有畫也夫可畫者詩待

於畫有畫者詩卽是畫凡林巒浦澹籬落諸風景之寓
於目而可畫者甚多惜詩之不可畫者十居八九今以
無可畫之詩與余此句之猶可畫者相較遂毅然以有
畫當之是臨深以爲高也軒乎知此則進乎道矣

書後

書班固古今人表後

史家體例旣立則斷制宜嚴龍門之史從五帝始故列
代之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以及於庶人皆得見於品
題之下孟堅以漢名書所載之人當以漢爲斷而人表
之人乃漢代以前不惟自亂其例抑亦自忘其書矣所

分九等祇立聖人仁人智人愚人之目其餘五等又無稱號未免混淆蓋善惡不分則褒貶何在褒貶旣襍則界限不清可以進而稍上者亦可退而稍下其誰信而服之且題稱古今人表何以有古無今顏師古強爲之解曰是未畢之書也竊謂今人優劣強半見於本紀世家列傳之中不宜復爲人表然則不載今名按於題爲闕漏復載今名核於史爲贅疣固無一而可也史記老子與韓非同傳者以清淨無爲與紛紜多詐兩相比對特有意爲之不知者猶加譏議孟堅竟舉異端與周孔並列不大謬歟曾子得一貫之傳顏淵外當無出其右

者乃置諸冉伯牛仲弓之下劉知幾楊慎諸人俱已摘其謬矣然曾子之故諸人知之老子之故諸人猶未知之蓋孟堅自聞老子猶龍語遂驚心動魄謂非聖鳥能主此幸斯時佛法未至中國耳使佛見於漢前則聖人中釋迦牟尼必又增一座矣達巷黨人固有知聖之明儀封人亦未嘗不知孔子何爲軒輊其閒屈原時之漁父亦不過一言知之何與荷蕢晨門接輿沮溺輩遽超二級汲壽之名列於申生之上已不可解伯達伯适兄弟八人言行不少概見何所憑而列於中上之閒平王東遷究殊亡國且無剗孕婦斲朝涉之虐竟與商辛並

列於下愚俱未足以昭平允也抑更可怪者伯魚之學
禮學詩詎反劣於子羔之不讀書柳下惠之和詎異於
夷尹之清任莊周之學詎遜於列禦寇孟母之賢詎不
及叔向介子推之母西子之色詎減於南子矧其殉節
吳宮與艾豸興歌者貞淫懸絕而俱不得與於九等之
中又何故歟嗟夫始事者旣以立見之悞鹵莽於前踵
事者復無補過之明芟正於後此吾所以爲孟堅惜而
又不能不爲班昭憾也

書江淹恨賦後

文通恨別二賦世並稱之余竊謂恨賦不如別賦遠甚

其賦別也分別門類摹其情與事而不實指其人故言
簡而該味深而永恨賦何不自循其例也古來恨事如
句踐忘文種之功夫差拒伍胥之諫荆軻不逞志於秦
王范增竟見疑於項羽此皆恨之大者概置勿論乃僅
取秦王趙王輩寥寥數人了此恨字挂漏之譏固難免
矣且所謂恨者必人宜獲吉而反受其殃事應有成而
竟遭其敗銜冤抱憤爲天下古今所其惜非揣摩一人
之私遂其欲則忻忻不遂其欲則怏怏也秦王無道固
當早亡畢命沙邱人心所大快者何恨之有若趙王受
虜敬通見黜中散被誅自周秦兩漢以迄於齊類此者

不勝枚舉焉李陵之恨始在五將失道兵盡矢窮以致
被擒異域繼在誤緒爲陵戮其父母妻子以致無路可
歸不成曹沫之功卒陷通天之罪不能寫得淋漓剴切
反使李陵不忠之由沈埋終古明妃以毛延壽顛倒真
容遂致絕寵君王失身塞外痛心疾首其恨全屬於斯
今祇言隴雁少飛代雲寡色凡出塞者人人如此卽烏
孫公主蔡文姬何嘗不領茲淒楚豈獨明妃凡爲文者
搦管之初便當立定意見其意一差則全篇皆病顧不
謂同一生花之筆而優劣懸殊乃至於此

書文簡公地望說後

余聞宗陽公初來越中將卜吉以居先至蕭邑冠山下徘徊良久曰此地頗佳雖然姑置之遂泛舟而東入郡城出五雲門至箬簣山登高而望見洲渚忽斷忽續者不可勝計心異之緣洲行三十里許以抵於陶堰欣然曰得之矣乃誅茆穿徑隱居其中然則堰之地脈權輿於箬簣也明甚箬簣多骨石工鑿取由來舊矣至前明中葉有長老忽夢列祖詔之曰山頂龍池庵有池中石此陶堰陽基發祖處住持僧嫌其犖瑯將剗而平之於吾家大不利宜亟止之翌日長老語族人族人亦各以夢告夢相符遂奔詣僧僧曰然吾誠有此意然居

士何由知之咸告以故并捐金於僧且相誠曰世世無相害也有背斯語者當舉族共擊之事乃寢迄今又若干歲採石者年甚一年池內一拳未識猶無恙否而岡巒嶂岫已剝無完膚夫銅山西崩洛鐘猶能東應矧指臂相聯唇齒相屬者戕賊之害可勝言哉顧旦旦而伐者既無可禁林林而處者又勿能遷此吾所以躑躅山根流連故里而不能不懷杞人之憂也

書文簡公始遷說後

乾隆乙酉歲滁州陶讓泉明府延余修家乘攷其舊譜所載言江右陶氏因元季世亂有五子離析奔竄一稱

萬五公者投於鎮江一入會稽一居福建皆開族其地
子姓繁昌而滁州之陶則又從鎮江再徙者其餘二子
遷後卽式微故勿著五子之父亦未詳及觀柳塘昌邑
譜又云名信行入者商於外徙居浙江未知滁譜所言
始居會稽者是信八公是宗陽公抑更別有其人也而
昌邑譜所言徙居浙江者是台州是會稽吾又烏從而
知之然則宗陽公果由台至坊由坊至堰歟抑竟從江
右徙越歟年湮世遠文獻無徵傳信傳疑折衷安在始
以俟後之博雅者再爲論定焉

書存齋公昌邑譜辨說後

昌邑之譜不始於昌邑也始於潯陽其一世祖同漢末
避兵江東追封柴桑侯者是也七世儼遷居馬鞍山十
九世慶元遷長岡二十三世整遷馬瀝二十四世詮於
宋仁宗天聖八年庚午又由馬瀝遷新建從善鄉之長
林下畬居數年復遷昌邑陶家林遂永家焉譜名昌邑
者以此三十二世邦本字國寧生三子長一圭又名信
字聘之行八徙浙江次一麟無子次一龍生四子曰叔
量叔逸叔鎮叔遠繼一麟者叔遠而叔量號柳塘登寶
佑進士爲袁州軍事簽判居於新建修譜焉無論宗陽
公之名譜未之及卽信八公之有子無子且茫然無可

攷文簡公仍克齋公舊本謂宗陽公祖國寧公父信八公竊思柳塘乃國寧公之孫信八公之猶子也豈有不識宗陽公之名與字者若謂宗陽公生於信八公徙浙之後浙江與新建鄰疆密邇初非海角天涯柳塘與信八公叔父懿親並非旁支遠派則充閭有慶詎無尺素相通何至排纂之餘竟毫無紀載然則信八公之果爲宗陽公父吾於此已不能無疑矣又何待攷其年歲之不符始生闕畧之憾哉故昌邑譜不必辨辨信八公可也蓋信八公爲宗陽公父無可疑則昌邑譜何得岐而視之信八公爲宗陽公父未可信則昌邑譜雖千載後

又孰敢併而合之歟

書族譜節婦傳後

余兒時聞族中長老云順治戊子三月二十日有諸暨山寇劫掠至堰堰人大恐啼號奔竄婦女恐被污投環赴井昌白刃死者甚眾舊譜僅載一章宜人何其畧也豈死者子孫式微不能以節畧聞諸董事歟抑洵如舊序所言歲月稍久姑置之歟夫槎儔存齋二公去戊子纔六十餘年猶以歲遠模糊艱於蒐討今又隔重塵誰能於承平日久之餘話夢起蒼鵝驚摧巾幘哉然則婦之以貞烈亡者或百世猶傳或影隨鐙滅亦有幸有不

幸也。可饒也。夫